



1966-1970

暗淡岁月

陈思和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66—1970：暗淡岁月

陈思和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66—1970 : 暗淡岁月 / 陈思和著 . 一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58-0686-1

I . ① 1… II . ① 陈… III . ①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5709 号

1966—1970 : 暗淡岁月

陈思和 / 著

责任编辑 / 李佳桢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 / 32 印张 6.875 字数 80,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686-1 / I. 221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代序：上海的旧居	I
凤凰村的邻居	30
做父亲的人	43
舅舅的婚事	56
一笔带过的往事	69
看“批判电影”去	83
走路的回忆	95
家务事	107
《水浒》这部书	117
靖南中学	128
季节轮换	142
向工人阶级学习	155

一切总在变化中	167
无聊才读书	177
惶惑的日子	190
后 记	202

代序：上海的旧居

小 引

听说作家白先勇第一次从海外回上海，看到了当年住过的老公馆（汾阳路一五〇号），那时已经改建成一家饭店。他对别人说：“房子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只是破旧了一点。”上海人听了觉得很惭愧，已经过了快五十年了，上海的居住环境竟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个香港来的客人讽刺说：“这么说，上海早已是‘五十年不变’的榜样呢！”上海人无言以对。过了几年，上海也开始批租土地盖楼了，市区的所谓“黄金地段”大兴土木，很快就“旧貌换新颜”

了。但很快又听到另一种说法。有位从台湾来的朋友从虹桥机场出来，坐在出租车里一路发感慨：上海原有的城市风格被破坏了，旧时的建筑风貌失去了，上海的文化也跟着失落了……出租车的司机听得不耐烦，忍不住跟她辩论起来：“你们台湾人自己都有好房子住了，就跑来要我们保持旧房子给你们看，难道上海人就活该住石库门、用老虎灶、倒马桶么？”那位台湾朋友一时也无言以对。

那么，上海的旧房子到底是拆好还是不拆好？

似乎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这个道理。那位司机和那位台湾朋友的辩论里隐藏了某些认识上的错位。台湾朋友所说的上海文化风貌，大概是指过去年代里一批高等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而这一切本来就早已不存在了；那位年轻司机眼中的旧房子，不就是那些破烂不堪的石库门和棚户区分么？一般的所谓花园洋房，也是七八户人家合用一个厕所，花园也早就变成停放自行车的过道，这种破破烂烂的旧房子，拆了又有什么可惜呢？

但似乎也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上海人面对旧房拆迁时所生的感情。总的说来，上海居民面对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房子的消失，难免会生出一种难以排遣的感情，这里

面隐藏了许许多多家族的历史和私人的回忆，几代人的生活故事和风俗习惯，并且由此而生的所谓上海人的文化，从此将作为一种故事保留在私人的记忆之中。

我出生于上海的平民家庭，在上海住了近六十年，搬过五六次家，住过七八处房，横跨苏州河两岸，计有黄浦、虹口、闸北、杨浦、卢湾（现在卢湾区已经撤销，并入黄浦区），除了最好的房子（如高级花园洋房）和最差的房子（如棚户区）以外，好好坏坏的上海房子都有过居住的体会，从中也看出了一些历史变迁和文化变迁的痕迹。因此我把它们写出来，虽然是对一些过时的旧房子的描述，但希望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民居博物馆似的意义。

金华街某号

金华街，后来改叫金华路，是上海市区最短的马路之一。但其地段却热闹非凡。如果谁要问路，找个上海人问他金华路在哪里，不会有多少人能回答出来。但若是问上海的大舞台剧场、华联商厦（即永安公司）、时装公司（即

西施公司)在哪里,恐怕人人都知道。金华路全长不足五百步,宽不足十五步,一端连接南京路,正对着时装公司;一端连接九江路,顶头就是大舞台剧场,东面是华联商厦,西面是一排旧式的住房,我就出生在那里,一间不知属于什么类型的房子里。

现在那里的房子已经拆去,我怎么回忆也无法想起它的形状,依稀中觉得窗前对面的弄堂是石库门,但我住的却不是,它的前门对着永安公司,进门就是宽宽的楼梯,有点像写字楼的模样,走上去是一条长长的走道,两边并列着七八间房间,没有厨房,烧饭炉子都摆在暗暗的走道上,走起路来需要特别小心。走道尽头又是楼梯,那是一条典型的老式石库门的木楼梯,很窄很陡,一直通向后弄堂。我想它很可能是将路边的街面房子和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连在一起改建成的,楼下原是一家叫“精美”的餐馆,楼上是办公室,我住的房子正是其中的一间办公室,因为我父亲曾经在这家餐馆里工作过。听说这家餐馆品味不错,有乐队有酒吧,后来成了上海滑稽大家的姚、周兄弟,也曾在那儿下过海。不过这家餐厅在五十年代初就歇业了,那老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后来被打成右派。但我对这家

餐馆毫无印象，原来店面改成一家小百货商店，办公室改作住家。我住的房间底下是著名的广东餐馆大三元的厨房，一年四季都奇热无比，拖地板时只要将一盆水泼在地上，没一会就自动蒸发了。

我父母结婚时的新房就是在这里。我的印象中房间里的家具还是挺雅致的，有织成各种图案的白纱和红色丝绒相配合的窗帘、桌布和沙发套等。我父亲在我刚学会走路时就内迁到西安工作，当时叫作“支援西北新型城市建设”，是很光荣的。他走的时候上有六十多岁的老母，下有我这个不足二十个月的孩子。他本来是个有点理想的知识分子，多年追求无门，直到四十岁才当上了东亚大饭店的公方经理，新婚不久，母亲不过二十几岁，成家立业刚刚有了开端。但政府一提出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他居然像青年人一样热血沸腾，咋咋呼呼地动员整个单位（上海东亚大饭店）全部迁到西安去了。不过等他戴了大红花抛妻别子上了火车，以后的故事又是另一番面目，那是后话了。

现在我的记忆像一条回到旧巢穴的狗那样耸着鼻子拼命地追寻过去岁月的遗迹，关于我父亲的印象却一无所获，唯有那居室内的家具和装饰，还保留一些他的过时情调。

以后我们又搬了几次家，多半是住在工人住宅区里，但这种室内情调一直保持着，这在一个城市普遍地粗鄙化以后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母亲这么做应该说也有一点惊世骇俗的勇气。

我母亲没有跟随父亲去“支内”，她被安排到商业局机关当电话总机的接线员，这样比较容易照顾到家里的孩子，白天她上班去，就由外祖父和外祖母来帮忙。这两位老人住在闸北的老火车站附近，离我家并不远，每天早上上班似的赶来，晚上又下班似的回去，主要的工作就是照看我。外祖父是个旧学底子很好的老人，为了哄我吃饭，他收集了一套画着《水浒》人物的旧香烟牌子，一张张贴在窗下的墙壁上，每天喂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窗下，指着墙上的人物兴致勃勃地讲故事，说到高兴处，就用调羹盛着饭菜，一边往我的嘴里送，一边高声大叫：“快看！黑旋风李逵来了！阿呜！”于是，我就紧张地张开嘴把李逵吞下去了。等到我将梁山泊英雄好汉全部吞下肚里，他老人家的任务也完成了。就在这样的寓教于乐的过程中，我三岁就成了《水浒》专家，可以把一百零八将连绰号带姓名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外祖父向客人炫耀的一大景

观。据说每有客人到来，外祖父会突然朝我大喊：“霹雳火——”，我立刻条件反射似的应答：“秦明！”于是客人大悦，连连称颂我是个天才，将来可以当文学家。我最初的人生理想，大约就是这么树立起来的。不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现代政治教育里长大的，比较重要的是须记住黄继光、刘胡兰什么的，所以我这点家传的学问，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毛泽东突然发动全国老百姓研究《水浒》这部书的时候，才给我提供了一个混饭吃的机会。——这些事回忆起来还比较模糊，现在之所以能讲得那么清楚，是外祖父后来一再重述的结果，若真说原始的记忆，印象最深的还是在绿色油漆的墙面上贴满的香烟牌子。这在今天上海的家居布置里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那居室的底下是厨房，住在里面的人始终会有被烤熟的感受。特别是在夏天的下午，饭店开张之前，楼下热气腾腾，楼上根本无法待在房里。好在那时的九江路上并无车辆来往，马路虽窄了一些，却仍然是人们乘凉的好去处，每天下午不到四点钟，大舞台剧场门口已经摆满了躺椅矮凳小桌子，然后是一桌一桌的开晚饭、看报、谈戏等等，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买票看戏的，等着看演员的，

吃饱了饭跑到马路上去管闲事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我那时还太小，看不懂戏，但从小在锣鼓声中长大，对京剧是一点也不陌生的。大舞台剧场对面是一家“天晓得”梨膏糖专卖店，生意格外的好，据说这家店原来不是这个招牌，因为梨膏糖做得出名，有别的店假冒它的招牌，反说它是假的，那老板知道后很生气，连连说这真是“天晓得”！就这样后来干脆用“天晓得”做了招牌，生意一样的好。爱吃梨膏糖也是我的一个旧习惯，直到现在，每次去老城隍庙的时候，总是忘不了买回一点药梨膏糖，总有一种淡淡的怀旧之情。

我也记不得何时正式离开金华路的房子。因为后来外祖父的家从闸北搬到了虹口北郊，来回照顾就不方便了，母亲干脆把我送到他们新搬的家里去住，那时是一九五八年吧。以后我就一直住在外祖家。不久金华路的房子也换了，所以，我在那儿只住了四年多些的时光，但那儿的邻居后来还是有些来往，不过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记不确了。

北高寿里石库门

闸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上海的中国地界，曾经也繁荣过一时。“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日本飞机不敢炸租界，却把闸北炸得几成废墟。这以后闸北就成了上海的贫民窟，从各地逃难来的难民大都聚集在那儿，与“棚户区”和“滚地龙”的概念连在一起。不过我说的高寿里，却是在日本炸弹的缝隙里保存下来的一点遗产，是老火车站对面的一排石库门弄堂房子。我外祖父一家原先就住在那里。

据说我外祖父的家境在战前是很不错的。外祖父在英商电车公司里当查票，过去电车上的售票员揩油是公开的秘密，鲁迅曾在一篇杂文中专门谈过这种揩油心理，以为反正电车老板是外国人，能揩揩外国人的油，也成了一种爱国主义。外祖父能操英语，被外商聘用作查票，这在售票的同胞看来无疑与卖国同义。外祖父当时的经济来源甚丰，他结婚时在麦根路订了一幢楼，全套红木家具，可以说像个“上等人”的样子了。可惜好景不长。那房子也是

地处“中国地界”，淞沪战争发生前夕，外祖父已经预感到危险，曾打算在租界里另外物色房子，可是外祖母却在关键时刻犯了爱好虚荣的错误，她有个妹妹正要从杭州来上海玩，她想让妹妹看看她的好房子和红木家具再搬家，于是一再拖延着，终于战争突然爆发，他们仓惶逃到租界，身边只带了一卷草席和一只水壶，其他家产全部化为灰烬。外祖父后来多次讲到他身在租界眼睛望着麦根路一带起火冒烟的心情——就像身上的肉一寸寸割下来一样。从战争以后，外祖父就一蹶不振，后来就在贫困与失业中慢慢地熬日子，光景也越来越坏。高寿里的房子大约就是那个时代住进去的。

那一片地段并不差，因为在火车站附近，商业和文化设施都比较发达，小型的剧场就有好几家。高寿里分南高寿里和北高寿里，是一大片石库门建筑群。但是同一条大弄堂，却也分出贫富来，南边的住家比较有钱，房子建筑显得整齐；而北边的住家就差些，弄堂也显得杂而且乱，外祖父落难后带着一家就住在北高寿里。但因为地处火车站，也常常受到惊吓，“八·一三”中日战争中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外祖父怕火车站挨炸受累，每次躲警报就带着

全家从北高寿里逃到南高寿里,虽然只是一条弄堂的两端,却好像是两个世界似的。

说起上海建筑的历史,不能不说石库门房子,这是上海建筑一大特色。石库门占地面积不大,却能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没有考证过石库门自一八七〇年出现以来的历史变迁,简单的想来,它应该是从传统的江南民居发展而来,江南百姓除了官府人家拥有几进几道的住宅以外,一般都是一排三间平房,中间客厅,两边厢房。又因为江南土地金贵,建筑自然会借用空间,于是在客堂后面加造小楼梯和阁楼,那阁楼小巧玲珑,较为隐蔽,常常为未婚的女孩所居。过去上海唱评弹的名家薛筱卿说《珍珠塔》,说到闺房小姐下楼梯会见男人,常常要说上半个月的时间,真是所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可见当时已有亭子间的雏形。以后随着城市空间观念形成,这类房子又翻层变成两楼,成为“三上三下”的结构。它原先后均有院子,通常院内自备水井,当院子面积缩小,围墙加高后,人站在院子里,唯能看见的是上有天下有井,“天井”之名大约也由此而来。老式石库门天井面积较大,并分前后二个,前面天井可以有砖石铺道,可以种花卉树

木，后天井较小，多设水龙或水缸，为洗涤场所，推想起来可能也是由江南平房背靠小河方便洗涤的风俗转化而来。“三上三下”结构的老式石库门仗着住房多、布局整齐而有气派，很适合老派的大家族居住，妻妾成群儿女成行也照样可以合中有分，各行其事。后来大家庭衰败分裂，儿女们渐渐往外搬迁，又有新的房客住进来，住房结构开始复杂起来。淞沪战争以后，逃难人数剧增，这类石库门房子因为空间较宽大，逐渐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楼梯下面，晒台上面，都被搭建住人，过去把石库门称为“七十二家房客”，正是比喻它的复杂和混乱。我要说的北高寿里，就是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型的住宅。后来听说外祖母有一次早上起来倒马桶，下楼梯时马桶的柄坏了，马桶突然脱手滚下楼去，窄窄的楼梯下竟还睡着两户人家，都饱受了“天雨”之灾。

据说这幢楼原先属于一家转运公司（现在物流的前身），公司的大股东是我外祖母的父亲。他死后儿子媳妇不争气，两根烟枪对着抽，把一份家业全部败光。这幢房子也租了出去。外祖父在淞沪战争后曾在这家公司帮过一阵子忙，后来租了其中一间厢房。石库门的厢房分东西对